

一生只做一件事

裘国松

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，这是一条古训，也是许多现代人的入生信条。

当代著名作家池莉，在她那篇流传很广的励志散文《一生只做一件事》开头便写道：“一个人一生可做的事情很多，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，一生没有做好一件事。”这既是对如何为人的一个设问，又是对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观点的铺垫。

散文中，池莉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对奉化籍上海著名园艺家黄岳渊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这个信条，生发出深切的人生感悟。

黄岳渊的祖上住萧王庙黄家墩村，到祖父那一代移居溪口镇下岸村。下岸村，地处剡溪上游，为“剡源九曲”之二曲。黄岳渊专事园艺后，就为自己取了“剡曲灌叟”这一别号。

1909年，黄岳渊辞去清政府的总巡之职，在上海真如松浜桃溪购地10余亩，经营起“黄氏畜植场”；1912年夏，他彻底弃政归田，潜心研究园艺，整日与花花草草混在一起。

当年，黄岳渊经营的上海真如“黄氏畜植场”，被上海市民叫作“黄家花园”，并称他为“黄园主人”。1929年，他出任上海市花树同业公会会长。抗战之前，黄家花园举办过大小菊展10余次，屡获中外金银奖牌、盾杯。因此，当时上海有“不识黄园菊，枉为上海人”之说。日寇侵占上海后，真如黄园被日伪霸占，黄岳渊无法

释怀，便在法租界择地另建了一个新黄园。

1942年，黄岳渊、黄德邻父子编成了园艺专著《花经》，但受战乱影响，直到1949年初才由上海新纪元出版社印行。1985年，黄岳渊这部园艺著作由上海书店再版。它深受那些爱好花草的知识分子青睐，在当代影响十分深远。女作家池莉便是再版《花经》的读者之一。末了，才有感而发，写了这篇《一生只做一件事》。

“年将三十时，黄岳渊先生想：古人曰三十而立，我该如何立人呢？他想，做官要应付人家，做商呢又要害人，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，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。于是，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。他做什么呢？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、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。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明，养出了人间知己，养出了《花经》这等好书，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！这才叫一生只做一件事！”池莉在散文中如是写道。她最后顿悟：我像黄先生一样，人的一辈子最好只做一件事。最后，她自己断然丢掉花铲不种花，就专做一件事——写作，以武汉风情浓郁的诸多小说，引动了全国读者的心绪。

是的，天资高者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，心无旁骛，终有大成。黄岳渊和池莉，他们分别成为事功卓越的园艺家、作家。如果说一座金字塔，他们只是为数不多的金字塔顶端，那么作为塔基的一层层垒积，又呼唤什么样的人呢？

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焦虑与

浮躁成为当下社会的“通病”。许多人无法忍受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，匠意识和坚守精神被置于脑后。如此，急功近利变为他们成功的“拦路虎”，朝三暮四终成他们理想的“绊脚石”。我们宁波有句民谚，叫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勿落档”，指的就是这类浮躁的人。

由此我想到，这个时代，不仅需要天资高者一生只做一件事，成为塔顶，更需要千千万万的普通人，一生只做一件事——在人生“小成功”中获得“小快乐”。还算好，我们周围的普通人中间，一不小心就把一件事做了一辈子的人，依然有。

雪窦山有个“高山上的花园村”——三十六湾村，清末民初以来，山民们靠培植花木发家致富，有“中国五针松之乡”之誉。去年，该村五针松培植第二代传人之一、88岁高龄的傅苗良老先生，积十年之功写就村史，还托人嘱我代订书稿。村史印行后，很有心的老先生专程下山，为我送来一棵他最得意的五针松。

我与老先生聊起他的园艺同行——黄岳渊先生。“民国时期，三十六湾村的五针松就是从上海黄家花园引进的。当年黄先生见到故乡奉化的花木名村来了人，热情地接待了我阿叔傅福如，并精心选剪了3个五针松接穗赠我，这才诞生了我们村的第一棵五针松母树，而我阿叔呢，后来也就有了‘五针松之父’的美名。”老先生说，如今，全村五针松已达千亩之广。

傅老先生说，山里人没什么飞天本事，一辈子也就摆弄五针松而

已。而黄老先生不一样，他培植花木搞出了大名堂，当年在上海滩成名成家，人人皆知。

临别时，傅老先生说我文字有功底，为这一本村史修剪了多余的“枝蔓”，还细心培上了很多“新土”。我打住了他的话锋。我说，比我有文字功底的人太多，我真的别无长物，大半辈子也就喜欢摆弄文字，日复一日将几千个文字的位置摆弄弄去。其实我你都一样，也就是一个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普通人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曾是一位狂热的文学青年，梦想着成为池莉一样的著名作家。快到不惑之年，我才猛醒：自己根本不是造就“著名作家”的料子，即便被张爱玲不屑的来得晚的痛快，也是无望享受。从此，我很少提笔写散文之类的东西了，研读和笔触的重点方向，开始转为家乡的民国名镇溪口镇，还有佛教名山雪窦山，一门心思关注名山名镇的前世今生。

20年沉寂之路慢慢走下来，自己所著所编的开本各异、厚薄不一的11本读物，竟有8本是溪口镇与雪窦山的题材；今年9月底行将脱稿的那本新书，依旧是《雪窦行旅》；明年还将根据领导设想，以民间对历史名人的种种传述为素材，为各地导游和游客编集一本参考读本……

其实，对于普通人而言，一生真的只需持之以恒做一件事，努力从极微做到极致。这一件事，假如还像黄岳渊先生那样“自认为得天趣”，那敢情更完美，既能赢得人生“小成功”，也获取了人生“小快乐”！



印象
安图

柳塘垂钓

唐晓伟

前段时间忙得身心俱疲，似乎忘却了青山秀水，忽略了夏去秋来，赏山玩水、吟风咏月的雅兴亦湮灭在迎来送往觥筹交错之中。某日，友人提醒：我们该去野外亲近一下自然，否则只有等到明年了。

邀约几位知己，驱车来到野外。一路上只见青山渐褪绿衫，林梢扮上彩妆，田野里贮满成熟的金黄，果树梢头串成彤红的朝阳，几个钓鱼场依山势而排列、靠小溪而串成。我们选择了一处斜倚山脚、小桥流水、绿柳庇荫的鱼塘停车。有喜鹊早已按捺不住，车未停稳便推开车门冲了出去。塘边早有3位老者一字排开，一位凝神静气紧盯水面鱼漂；一位站在塘边，紧握手中钓竿，竿梢弯成弓形，银线紧绷，鱼上钩了，他正在溜鱼；而另一位则手拿抄捞网，伺机相助。

“有鱼上钩，开门利好！”钓鱼高手杨兄高声说道！

此时，一线银光伴着“哗啦”水声跃出水面，众人聚拢。“好大的一条大鲤鱼啊！”

受老者钓鱼的鼓舞，大家选好窝子、打开渔具、抽出鱼竿、测量水深、上好鱼饵——一场钓鱼比赛就要开始了。

说心里话，一行人中只有3位是垂钓的正规军，渔具专业、动作娴熟、有章有法——而我们几位则是游击队员，没有设备没有竿。但看着蓝缎一样静谧幽深的池水，不觉心痒手痒，更禁不住池中不断跃出水面的鱼儿勾引，见池塘边柳树上斜倚着几把钓竿，便取来照葫芦画瓢像模像样地坐在塘边，当起了“钓鱼翁”。

“开竿有奖，开竿有奖啊！奖什么保密。”杨兄大声宣布钓鱼比赛开始。于是，大家也不管专业与否，都把自己弄成木头人状，紧盯着鱼漂，期盼着鱼儿早点咬钩。10分钟过去了，半小时过去了……除了逗钩的，大家没有一点收获，而池塘对岸的老者却接二连三惊呼着收获。我们的队伍里开始有人急躁地走动换地方，有人抱怨：是不是这儿的鱼认生啊？是不是吃惯了苞米面的钓饵不适应我们的颗粒钓饵啊？

人急鱼不急，急了也没用。钓鱼就像练气功，需抛开一切杂念，聚精会神盯紧那浮漂，浮漂一沉，抬竿甩钩，动作连贯方能奏效。早了鱼没咬牢，晚了就会脱钩。就像人生一个道理：做好准备静静等，机会就会悄悄来。

“呀！上钩了！”静思间，听闻旁边杨兄一声喊。一条鱼，一条开竿鱼便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摇晃在众人眼前。

“嗨气，怎么是这样一条小鱼啊！”轻轻摘钩，俯身把小鱼放到水里。“放你一条生路吧，虽小，但毕竟是开竿鱼啊！”杨兄的举动和话语引来众人善意的戏谑，水中的鱼儿仿佛受了感染，比赛似的不断跃出水面，又像在示威：快来钓我啊，开竿鱼没指望了，还是钓几条大鱼吧！

1小时后，池面飘荡起接二连三的欢呼声。对垂钓颇有研究的刘哥钓到了1公斤多重的一条香鱼，不过出现了两次竿梢被大鱼折断、

一次钓竿被拖到池中央的“意外”。以至于他在惋惜之余连呼过瘾，就连我们几位业余钓手也或多或少有了一两条收获。可自打放生了那条开竿小鱼后，杨兄的业绩榜上依旧是零，众人劝他换个地方试试，可他的倔脾气上来了，非要在原窝子钓一条不可，大有“不达目的誓不休”的气概。

时间流逝，对岸的老者已收竿歇钓，我们也有些倦怠。看杨兄，他依然执着地钉在原地，两眼紧盯鱼漂，仿佛凝固成了一尊雕塑。

“有了一条大鱼。”果然是一条大鱼。尽管杨兄弓着腰用力往岸边拽，可池水中只有一条线在左摇右摆，那钓竿如一弯新月快要点到水面。众人皆知是大鱼上钩了，跑来相助。就在此时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竿梢折断，水面上鱼漂及一截竿梢快速滑向池塘中央，渐渐下沉。

可惜可惜，众人感叹。

“上钩脱钩，是鱼的宿命，也是钓者与鱼的缘分，缘来鱼来，缘去鱼去，一切皆由缘定。”杨兄才华横溢，说了一番颇有禅意的话。

喜欢钓鱼并非就爱吃鱼，他们只是在垂纶的过程中体味生命的快意罢了。

时近中午，水平如镜，青山倒映，白云悠悠。塘中的鱼儿仿佛是在午休，浮漂定格在青山白云间。已有一个小时未见收获了，有几位友人早已耐不住这寂寞的等，去山脚的池子里钓小鱼了。而我们几位坚守阵地者也换了窝子，以期在午饭前再有收获。

自从跑了那条大鱼，杨兄的窝子再无起色，哪怕连逗钩的也没有，在集体挪窝时，他也动摇信念，转移到一个新窝子。

摆好架势，又是新一轮静默。不知何时，乌云占据了蓝天，塘面溅起点点水泡。下雨是最佳时机，因为下雨时水中缺氧，鱼儿又会活泛起来。几位忘却了困顿，振奋精神，打起伞，在细雨蒙蒙中垂钓。

“杨兄，你怎么用两个漂钓鱼啊？真有才！”来送伞的王兄盯着杨兄垂钓的水面发出惊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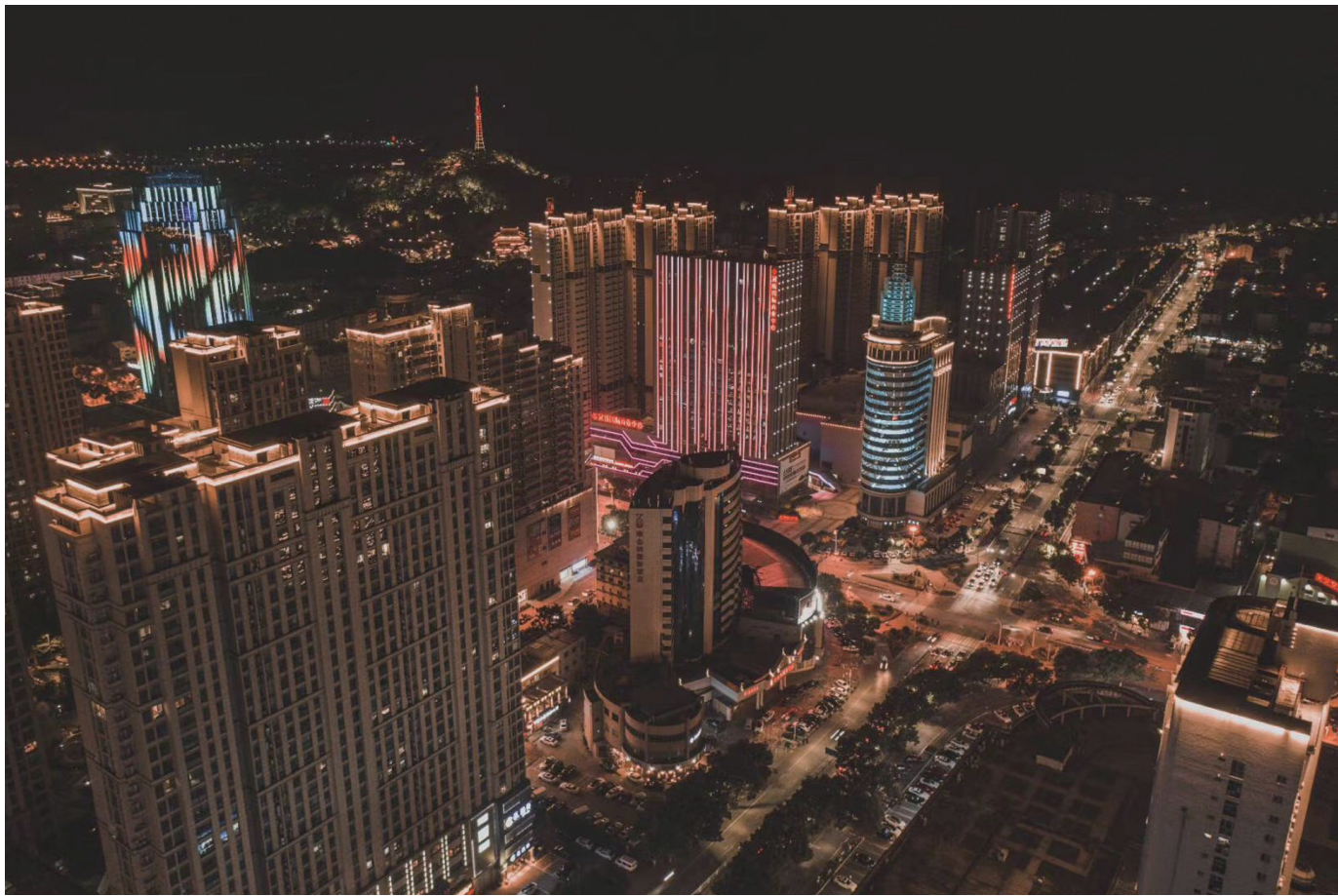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，是我的漂，是刚才那条大鱼，它还在钩上。”我们一阵激动，顾不上细雨淋身，跑来观看。

“是那鱼和你有缘分啊，给你把漂送回来了，想办法拽上来看看。”有人突发奇想。

杨兄用手中的钓竿轻轻地搭在水面上漂着的竿梢上，一点一点地拽到岸边，把鱼线系在钓竿的手柄处，之后小心翼翼地收紧鱼线，只听水面“扑棱”一声，水花溅起，一条银白色的大鱼翻了个身，又扎进水里，鱼线绷紧。杨兄用力握紧钓竿，随着鱼儿的挣扎游动，在岸边来回奔走。许是这鱼累了，不一会儿就被收入网兜，上秤一称，嘴，3公斤多。

真是缘去鱼去，缘来鱼来啊！看到眼前戏剧性的变化，不觉想起鱼脱钩时杨兄那句禅语。

绿树掩映的小木屋里飘出了烤鱼的鲜味，端起酒杯，我们问杨兄：钓到开竿鱼的奖品是什么？他说：就是这个。极少喝酒的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

夜色绚丽

鲁威摄

瓦墙上的植株

裘七曜

我家对面的一溪之隔，那是阿叔的家。他家门口有一人高的瓦墙，墙上放了一个盆，盆里的仙人掌不紧不慢地生长着，寂寂静静，也不知有多少年。反正，每次我回家的时候总能看到它在风中唱歌；我离乡时，它微笑着和我擦肩而过。

也许，是它感染了另一颗种子——那颗叫青菜的种子，心甘情愿地入了心要在寒冷的冬天与它为伴。在梦一般的美丽和歌一般的轻盈之中，寻觅它们最初的模样。

那天我经过那里，无意间发现了一株柔弱的小青菜。它的下面也竖叠了几层瓦片，它偏偏要在瓦与瓦之间的缝隙生长。从天而降的雨水只能顾眷它一时，大地的滋润遥不可及……可它执意要在那里安家，难道是为了头顶上的一盆仙人掌？

我总觉得它撑不了多久，想了想，摇摇头走了。

一个月后我又回乡，远远的，看到了它，在那里青翠欲滴。如果说，一个月前看到的它就像一个寂寥无声的女子，那么现在的它已是光彩照人了。而墙上的那盆仙人掌，在我眼里幻化成了气宇轩昂的帅小伙。它们在那里淡然从容、清雅自在……和路过的风握手，和飞过的蜂亲吻。

我觉得不可思议，看着这株青菜生长在瓦片之上瓦缝之中，但它竟然没有放弃，一直在努力生长，而且长势喜人。真的是为了和仙人掌在一起——如山与水两两相对，如河与城默默相望，如日与月静静相凝……它们在那里相濡以沫、相得益彰。

由此，我想起了阿叔的人生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过世了，是他父亲和姨妈把他养大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长大后的阿叔是个“农家

的好把式”，且外形俊朗、厚重端凝、温和谦逊，多多少少有一些明丽动人的女子暗恋他。而家境优渥的阿婶在她年轻的时候，于倚门回首、目注神驰间，眸子里闪烁出了星光，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阿叔。阿婶白面长身、雅致柔和，如六月的水草，百看不厌。

他们同心相印，如神交已久，自是一见如故；他们就像瓦墙上的植株，在岁月里酝酿生命为酒，醇厚而又芬芳……他们在村里是有口皆碑的模范夫妻，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总是情深似海，从没见过他们吵架或红脸。他们的子女也一样，俊眉俊眼却又温润如玉，惹人喜欢。

只是后来，阿婶的脸，如仰月的山峦在风中一季一季地憔悴了，到医院一查，竟是不治之症。祸不单行，阿叔又出了车祸，头部严重受伤。昔日温馨的家在顷刻之间天旋地转。

那时候，阿叔常在溪边的桥上

发呆，静默而又苍凉。脚下的溪水流动着叹息的泪水，不声不响。一次我问：阿叔，头部好些了吗？他摇摇头，还是头晕。但我知道，其实对阿叔来说，阿婶的病情才最令他柔肠寸断。

阿婶最后还是走了，在那个炎热的夏日，随着时光之水走了。

孩子长大以后，阿叔从此独自鳏居寂寂而行。有人感慨，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一个人过日子？真是太可惜了。我有时也会跟阿叔开玩笑，说阿叔您依然那么帅气，如果生活在开放的城里，肯定会有许多人向您大胆表白。阿叔低着头笑笑，脸悄悄地红了。但他不吭声。

如今，阿叔83岁，还能骑三轮车。像风一样的少年，撞碎了苍山倒影，撞碎了绵绵思绪……他在时光里寻觅爱情最初的模样：或许是一角衣衫，或许是半枚唇印……就像一次回望，一生难忘！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，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地址：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：0574-88571555 88881168